

回忆



# 一堤护河将绿绕

桃江县桃花江镇近桃小学 曾令娥

昨晚,一夜倾盆雨。今晨,赶往河堤,远眺,一片汪洋。不过,洪水造恶的气性,被高高的水泥防护堤给拘囿得死死的了,它们只得气咻咻往下游冲去。除了低处的草皮被淹没了之外,其他的绿植,依旧生意葱茏。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三十多年前……

那时,我家傍河而住,河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儿:桃花江,又名杨柳溪。它在县城境内注入资江。大多数的时候,河水清且涟漪。但是一进入初夏,它就一反平日里的温顺,变得桀骜不驯起来。五月,涨龙船水;六七月,汛期来临。只要遇上连续下两三天雨,江水猛涨,沿溯阻绝,大人们的心就被高高地吊起来。眼看着洪水一寸一寸飞快地吞噬堤岸,大雨却还在不管不顾地下,人们就怎么也睡不着了,雨夜里,阖家

老少忙着搬家,搬到河堤上,临时急搭起一个窝棚,大睁着急红了的眼,听着窝棚外洪水澎湃的声音,熬到天明。如果上天垂怜,云开雨散,人们就能迅速搬回原来的家,折腾的日子暂时告一段落。

然而世间事往往与愿违,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,天就像撕了无数道口子,暴雨如注,整整下了个把星期。大伙们早搬到了河堤上的临时窝棚里。大队部的大喇叭里,不停地传出上游某某村被淹,某某村的堤坝溃决的消息。我父亲是大队里的干部,他的眉头锁得紧紧的,忙得脚不沾地,每天凌晨回来都是一身淋淋漓漓的黄泥水。“你带着妹妹赶紧到外婆家去吧!”妈妈递给我一把黑雨伞,然后,一头扎进了瓢泼大雨中,她要和我父亲一起,帮大队集体菜场、猪圈等做转移。我牵着妹妹,走在河堤上,风助雨势,雨助风狂,黑雨伞被吹得屡次翻过来,人也被拉扯得站不稳脚。

透过雨幕,一江洪水近在咫尺,浑浊的黄浪里,打来了各种物什。到外婆家时,我和妹妹都成了“落汤鸡”。

洪水退后,我们回到家里,才听祖母说了那晚惊险的一幕:河堤出现了多处决口,队长敲锣催促着大家赶紧撤离!当时,父亲在转移猪仔,有一头黑猪仔怎么也不听吆喝,陷入了洪水包围中,“嗷嗷”乱叫,父亲见状,回过身去,冲进洪水里……小猪仔终于被救回来了,父亲却差点溺水身亡……

时光如白驹过隙,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,桃江人民将原来低矮的河堤加至三倍高。堤面用水泥固化,铺上石板。堤边广植杨柳、桃树、梅子树等各色树种,沿河一侧种上绿色草皮。江中架起彩虹桥。滨江,建起了一栋栋高楼大厦。早晚,河堤上人群熙熙攘攘,散步的,摆摊的,卖艺的,跳广场舞的,热闹非凡。不由感叹:一堤护河,国泰民安,真好!

浓情

“你们家过端午节的氛围真好,一大家人,其乐融融,真羡慕你们!有娘在,真好!”正当我们吃饭时,邻居家的三哥从屋外笑容满面地走进来,不由地啧啧称赞。

当天的主厨是我。其实,与其说是我主厨,倒不如说借我一双手,拿着锅铲在锅中秀秀而已。土鸡火锅大清早娘就已开始熬,黄瓜、四季豆、莴菜、土豆、油菜苗酸菜等这些自家蔬菜,娘早已清洗得干干净净。一到家,我就切菜、腌制瘦肉、牛肉,一切准备工作就绪。娘在土灶里放点油菜点火,我便开始大显身手。

第一道菜——盐水肉下时蔬,当我正准备放色拉油时,娘急忙说:“慢着,用我今年刚刚炸的油菜籽油,炒出来的菜味道香些。”两勺油菜籽油下锅,锅中微微泛起金黄色,一股菜油香气四溢,翻炒盐水肉至金黄,放入新鲜花椒、几滴酱油,一瓢开水下锅,煮沸后,香气溢满整个院子。

“妈,去年的天气不怎么好,又有鸟儿吃油菜籽,今年你种的油菜出油率应该不高吧?”我关切地问道。这是娘最喜欢探讨的话题,平时与娘在电话中聊得最多的也是她种的蔬菜、瓜果、农作物的长势情况。“是的,别人家的出油率一般只二十五斤,可是我种的油菜,出油率有三十三斤呢……”娘边往灶里放柴,边聊着,越说越来劲。

回想起来,这些年春节期间,当我们散步在田间地头,欣赏娘种的油菜时,确实感觉到娘的油菜长势旺,特别喜人!特别是看到嫩嫩的油菜苔时,嫂子与爱妻早已垂涎三尺。将油菜苔切成小段,放入油菜籽油,下锅爆炒,又脆又嫩,味道超极好!吃团年饭时大家都念念不忘这道菜。原来,这些年来,娘坚持种油菜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,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

“快炒油菜苗酸菜,这是收割油菜后散落在田里的小苗,纯天然,无公害。”娘在灶边的一句提醒,把我从思绪中拉回来。半个小时的功夫,菜早已上了满满一大圆桌。一家六口,喝着鸡汤,夹着蔬菜,端着纯牛奶,我们时不时夸赞道:“还是娘种的菜好吃”……

娘的油菜情结  
张家界市慈利县教育局  
张健全

随笔

估分

湖南省作协会员  
卢兆盛

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,自我感觉良好。几天后,学校组织考生估分填报志愿。

那时的标准答案出来很晚,任课老师们得先自己做题目弄出答案,再让考生估分。

理科估分相对容易一些,毕竟多为计算题;文科主观题太多,估分也就难多了。尽管我这个文科班所谓的“尖子生”是在老师重点指导下估分的,我却很自以为是,就凭着有些模糊的印象随便估分,最后给自己估出总分——320分。

很多同学都羡慕极了,提前向我表示祝贺;父母、弟妹以及亲戚们更是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。我也欣然,飘飘然,憧憬着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美好情景,甚至好几次梦见自己走进了那陌生而美丽的大学校园……

半个多月后,成绩出来,我的总分令人大跌眼镜——246分,比估分少了74分!离大专录取分数线还差一大截。雪上加霜的是,省里复核分数时,又被核减了6.5分……

落榜后的那段日子,我度日如年,羞愧难当,走路都不敢抬起头来。分析自己估分过高的原因,除了没有完全准确的标准答案外,自己的骄傲、轻狂与漂浮也是主要原因之一。时值酷暑,正逢“双抢”,我每天起早摸黑,下田帮父母干活,割禾,打谷,薅秧,插田……企望用自己的汗水洗刷高估分数带来的耻辱,用艰辛的劳作减轻父母的负担。开明豁达的父母不仅没有半句责备,还经常开导、安慰我,支持我复读再考……

匆匆又是一年。我再度迎战高考,再次估分。有了前车之鉴,我少了许多浮躁,多了几分冷静,在“精准”二字上严抠细琢,结果估出的总分数和实际成绩相差不到10分。又一个酷暑即将告别之际,我在村旁田头接过邮递员送来的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,泪水混着汗水,滴到牛皮纸信封上……

四十余载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当年高考估分的情景历历在目,仿佛就在昨日。唏嘘慨叹的同时,更多的是警醒,是激励……

丰收

印象



李昊天/摄

抒怀

## 父亲的记事本

雷华阳

我的父亲是一名憨厚老实的农民,父亲的记事本里那些看似平常的手账,点点滴滴表达着同一个主题: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。

小时候,家里没有笔记本,父亲就将重要的事情写在香烟壳上:某年某月某日,某某帮我砍甘蔗或背粪、播种等;某年某月某日,某某送我家一捆柴或是一颗白菜……这些邻里之间的小事,父亲都一一记下来,还会经常翻看,叮嘱我们要记得人家的帮助,并随时准备“还人情”。邻里乡亲谁家有事,父亲也经常去帮忙。

等我上了小学,父亲就把我的作业本要去两三个,进行分类“记账”。一个是人情往来的本子,父亲在封面上写了四个大字:礼尚往来,那个本子里记着家里有事时谁送了几个鸡

蛋,谁送了几斗米,谁送了一块肉等等。还有一个本子封面写的是:家庭收支,算是一个账本。我们上初中后,父亲经常四处借钱给我们交学费,多则几百元,少的几元。父亲和母亲经常在深夜用手电筒照着账本商量怎么还钱。深夜里父亲的叹息和那一束微弱手电筒的光亮,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,也让我懂得了自己求学机会的来之不易。

父亲还有一个本子:生日账本,里面记录着家里每一个人的生日,这个本子已经写得发黄了,至今父亲还在用。上面清楚地记录着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生日、祭日,有的甚至精确到分。尤其是我们几姊妹的生日,上面还会记下我们当年的重要事件,比如1998年我上大学的日子,2006年我结婚的日子,2008年我的孩子出生

的日子……每次去看父亲,我总要去翻看他的生日账本,本子已经有脱页了,我多次向父亲提出用新本子誊抄下来,他总是说:“不用不用,我已经用习惯了。”我只好给他加订了几颗订书钉。

如今,我们几姊妹都走出了大山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也有了一双儿女,他们每次回到老家,都对外公的账本很感兴趣。一天,14岁的女儿翻看她外公的记事本后,惊讶地叫起来:“外公外公,你的本子里面有两个奇怪的地方:第一、你帮人家做的事从来没有记;第二、没有你的生日!”经女儿这么一说,我不禁泪流满面:一直以来,父亲的心里只装着别人,从来没有自己。

父亲的记事本,有仁有义有爱,是家风家教的传家之宝。